詩語背後

拾景記(二)

●木 木

這道綿延近千米的山樑，如一面屏風，亦如一排柵欄，橫亘於黔江城區與石會鎮之間。山樑有一個雄奇的名字：梅子關。「梅子」之名，並非當地盛產梅子，而是土家語「畢茲」的音譯，其意正是族名「土家」。

梅子關作為武陵山脈眾多隘口之一，既是地理的隘口，亦是文化的隘口。地理上講，梅子關山梁南端有大梅子關，北端有小梅子關。川湘公路開通前，從郁山鎮到黔江縣城有一條官方驛道，翻越大梅子關；從石會鎮到黔江縣城有一條山野村道，翻越小梅子關。作為黔江門戶，這裏自古以來就是兵家要地，從三國時期昭烈征吳，到近現代太平天國、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，都曾經歷戰事。文化上講，梅子關周邊山區，漢文化與土苗文化交匯、交融、交鋒，民風純樸而彪悍。山高路遠，經濟落後，素有民諺「養兒不用教，酉秀黔彭走一遭」狀其荒僻淒苦。清乾隆年間進士張九鎰，出任四川川東道期間，著有一首五律《梅子關》，濃郁的蕭瑟蒼涼感，撲面而來：

問關梅止渴 到此了無梅
但見孤雲去 不知何日歸
山空飛鳥歇 樹古懸崖摧
故國西南外 登臨首再回

1937年1月，川湘公路全線開通，作為抗戰期間的「生命線」發揮了關鍵作用。特別是長江航運被日軍封鎖後，大批國際援華物資從廣西北部灣上岸，經此路運往戰時首都重慶。這是一條基本靠人工開鑿出來的山間公路，梅子關段與湘西矮寨段、武隆白馬段並稱川湘公路三大險，懸崖峭壁，急彎陡坡，滑沙走石，十分難行。民謠「三十六道拐，七十二道彎，行遍天下路，難過梅子關」，長期在渝東南一帶流傳。直到1992年梅子關隧道打通，黔江人民才告別這段讓多少外地司機不寒而慄的險途。

我們是冒着霏霏細雨走上川湘公路故道的，從石會鎮梅子村上山，城西街道冊山社區下山。這段路翻越小梅子關，向來以崎嶇險峻聞名，且夏有雨水滑坡、冬有冰雪封凍而常不得通行。由於30多年沒有跑車了，不少路段已長滿雜草，還因石沙塌方造成數處阻斷。一路上隨意聊着早年傳說掌故，特別是一些司機的驚險趣事，彷彿回到往日時光。登上梅子關垭口時，雨已經停了。回首石會鎮方向，但見老窖溪大峽谷赫然鋪陳。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奇石怪崖，不勝枚舉。在亞熱帶濕潤氣候滋養下，溪澗水霧瀰漫，山嶺草木蔥蘢。國道319線如一條巨蟒，在一片蒼茫中蜿蜒伸向遠方。登高遠眺，撫今追昔，心下凜然。無論地理位置、歷史地位，還是文化內涵，「梅嶺雄關」都堪稱石會第一景——

大關雄峙小關隨 一道天梁破翠微
驛路如絲雲上落 野溪似帶草間飛
神工鬼斧開頑石 雨宿風餐勒史碑
三十六彎最險處 猶聞隱隱戰歌回

石會之名，常被誤解為「石頭會聚」，形容當地石頭甚多。石會鎮位於武陵山下，群峰環峙，石頭自然是多的。不過，石會得名，卻與此並不相干，而是官方驛站「石塔鋪」與鄉間集鎮「兩會壩」之合稱。據載，石塔鋪清代設官方驛站，古驛道由涪陵、武隆、彭水而來，在此交換文書並歇息休整後，翻越武陵山主峰，經大梅子關前往黔江、酉陽等地。如今的石塔鋪，驛站的痕跡已蕩然無存，一個有着十多戶人家的自然村落，在青山綠水間怡然而居。

尋訪古驛道石會段，是此次「拾景」之旅的重頭戲。這條古道歷史遺蹟甚多，各種有趣的民間故事廣泛流傳，是欣賞武陵山風光的天然走廊。

從石塔鋪啟程，抬腳是一段長達九華里的山路，蜿蜒起伏，拾級而上，名喚「九里坡」。山路緣溪而行，樹木草叢間不時傳來潺潺水聲。溪流來自半山上一個石洞，故名夾洞溪，亦因沿九里坡流淌而稱九曲水。隨山路宛轉而上，武陵仙山真武觀遺蹟時隱時現，周圍山嶺錯落，嵐霧裊裊，如仙如幻。一首託名張九鎰的五言詩（在其二十四卷個人詩集《退谷詩鈔》刻本中並未收錄）流傳甚廣，可證其勝：

山上九里坡 山下九曲水
水清石有聲 沁心復沁耳

相傳東漢伏波將軍馬援曾駐防石塔鋪一帶，征討武陵蠻，並在九里坡留下射鹿的傳說。後人在九里坡立有伏波碑，真武觀還供奉張之洞捐置的伏波將軍神像，以紀其功。但真武觀已毀，神像何去，伏波碑具體立於何處，皆語焉不祥。據清光緒年間黔江知縣張九章考證，「伏波征武陵蠻，大都在今湖湘辰沅間」，不可能駐防於此，馬援恐係馬良所訛。馬良為三國蜀漢名臣，深得劉備和諸葛亮器重，曾出色

●造型古樸的「連山橋」。 作者供圖

完成出使東吳的任務。昭烈征吳時，馬良官拜侍中，受命招撫五溪蠻，以為外援。馬良攜金帶銀深入武陵山區，成功說服沙摩柯等五溪蠻首領率數萬精兵助戰。後來蜀軍在夷陵之戰中大敗，五溪蠻兵幾乎全軍覆沒，馬良也在亂軍中遇害身亡。

上得九里坡，經柑子坪到達蓮峰古寺。古寺坐北朝南，數峰環列，狀若蓮瓣。不過，山形地勢依舊，寺廟早已不存。這裏曾改建為武陵小學，也已停辦，現為黔江區書法家協會培訓基地及匹克球、羽毛球協會青少年訓練基地。沿古寺遺址往南，先下山後上山，古道崎嶇難行，灌木雜草覆蓋大多路段，石板路基長滿青苔。儘管鎮裏安排專人提前兩小時出發開路，砍茅草，剔樹枝，走起來仍是十分費勁。一路上古木、奇石、野花不絕，數條山溪緩緩而行，溪上搭建了簡陋的木橋，也有精緻的石橋。沿途一些小地名頗為生動形象，如酷似雄獅的一塊山岩名「獅子口」，兩山之間一座造型古樸的單孔石橋名「連山橋」。連山橋下清澈的溪流，正是老窖溪的源頭，下行數百米，便跌落成夾眼塘瀑布。「倒馬坎」更形象，這段路坡度極大，所「倒」之「馬」並非真馬，而是馱運物品的背夾，木棍製成，習稱木馬。當年不知有多少肩挑背扛的行商和鹽客在這裏栽了跟頭，才留下如此有趣的地名。

翻過倒馬坎，眼前豁然開朗，竟是一片狹長的梯田梯土，油菜花正開得燦爛。這裏名叫田壩，數十畝農田，坦露在崇山峻嶺之間，好一處「柴方水圓」之地。順勢而望，大梅子關垭口在一道逶迤的山樑上赫然可見。回望蓮峰寺遺址，蓮花形山峰更見清晰。所謂望山跑死馬，大梅子關彷彿近在咫尺，爬上去卻花了大半個鐘頭。垭口一邊一塊巨石，如一對門柵鎖住這方水土。長約十二三公里的石會古驛道，至此全部走完。回想這一路所見所聞所思，「古道驛蹤」作為石會代表性景觀，確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——

夾洞溪邊九里坡 半坡嵐霧半煙蘿
蓮峰古寺今何在 獅口小橋曾幾多
倒馬坎前分野草 驛田壩上唱鹽歌
雄關一道橫天出 且把滄桑入漢河

豆棚閒話

●王伯遙 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

我退休後的讀書感受

過去在職時，日常組稿、改稿，編輯工作太繁雜緊張，沒有時間閱讀一些名著。退休後，總算有餘暇找些書來看，既打發時間，也增長知識！

十多年來閱讀中，令我最深刻的書，有如下幾本：

●令作者印象深刻的書有《鄧小平時代》及《誰在淘寶中國》等。 作者供圖

一、《鄧小平時代》。作者傅高義是哈佛大學教授，又曾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官員，這些經歷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資料。同時，他窮盡十年時間，翻閱內地政府部門公布的檔案，並訪問鄧小平的子女及許多不同背景的官員，這使他的著作既有社會學者的專精，又超越學院的限制，從治國經驗和政治智慧的角度，理解鄧小平的實踐……從他的著作中，可以讓讀者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鄧小平時代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。

二、《誰在拍賣中國》《誰在收藏中國》《誰在淘寶中國》。作者吳樹是紀實新聞記者，調查暗訪長達五年，受訪群體涵蓋歐美拍賣行高層、文物走私集團首腦、涉腐官員，以及內地富豪收藏家、新興高學歷盜墓者，揭露內地文物（包括殷商周青銅器、秦代兵馬俑、漢代陶俑、唐三彩、元青花、明清官窯瓷器）走私，拍賣業虛假鑒定，贋品流通，以及歐美藝術市場生態。作者深究幕後，直擊文物走私收藏黑幕，仗義執言，建言完善文物法制。該系列調查有助打擊拍賣行的亂象，阻止中國珍貴文物的外流。

三、《貨幣戰爭》系列。作者宋鴻兵是旅美學者，他觀察300多年來的貨幣現象，分析國際資本集團如何利用提前獲得的訊息，影響輿論，製造混亂，像割羊毛那樣清洗普通民眾的財產。例如，當前某超級大國首腦經濟政策翻雲覆雨，加劇全球資源競爭與地緣政治風險，這其中是否隱含某種「金融戰爭」？當然對其觀點，經濟學界也有不同看法。但對於我們一般小市民來說，這本書的論點有提升警惕的作用。

四、《福爾摩斯探案全集》。這套書被公認為偵探小說的巔峰之作，其情節高潮迭起，充滿想像力。書中展現出的精細觀察力及縝密推理分析能力，令人嘆為觀止！

五、二月河（原名凌解放）的「帝王系列」及熊召政的《張居正》全集（共四冊《木蘭歌》《水龍吟》《金縷曲》《火鳳凰》）。凌熊二人翻閱大量檔案並結合民間傳說創作，系列作品富有啟發性。特別是張居正，有學者把他譽為中國古代四大改革家之一，比肩商鞅、諸葛孔明和王安石；他整頓吏治，增進國力，使明朝中期扭轉頹勢，讓國祚延長至少50年。

六、《金庸武俠小說全集》。作者將其著作概括為兩句詩，即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」。其作品善於融合歷史、詩詞、宗教、武俠與人性反思，主角配角的塑造，擺脫舊武俠小說的面譜化，而且故事情節跌宕起伏，出人意表，離奇曲折，引人入勝……往往令讀者愛不釋手，徹夜追讀。所以，金庸著作可被視為退休人士很好的消遣選擇！當然，年輕人閱讀也可增長各方面的知識，特別是提升中國文化修養。

另外，我也花時間研讀吟誦古今詩詞。徜徉其間，深感優秀詩人在賦比興構思、用字遣句上的獨特精深，令人讚嘆。例如宋朝林逋詠梅的名句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；林則徐對家國情懷的表達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」；魯迅的人生信條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「渡盡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」；劉禹錫揭示社會變遷的至理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」；秦觀詠誦忠貞愛情的名句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」以及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……

到現在，我還可背誦近300首詩詞元曲，可惜我的下一代對中文著作詩詞不感興趣，十分無奈。我想這個現象在香港十分普遍，不知何時何日可改變?!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un腳、un un腳、un身un勢，un的本字為何？

廣東人叫抖動足部做「un腳/un un腳」，不停地抖動身體做「un身un勢」。當中「un」的粵音是「an3/ngan3」。一般香港人不知道「un」字的寫法，都以英文「un」代之，盡顯香港中英夾雜文化的特色。廣東話說的「un腳」正是書面語中的「抖腿」，有顫動腿的意思。

小時家母看到筆者「un腳」，就會說出以下的一句作勸誡：

人搖福薄，樹搖葉落

意指切忌行為輕佻。試想，有人坐下時不時「un腳」、「un un腳」或「un身un勢」，實予人舉止輕浮之感；除難登大雅之堂外，也不具貴相，那福氣從何而來？

有人還會說：

男抖窮、女抖賤

舊時，斯文人一般坐姿端正，不會無故「un身un勢」於人前，唯有那些低下層的人才有此等行為；另一方面，女性這樣亦予人低賤的感覺，甚或不三不四，如妓女。然而從醫學角度，「un腳」這個傳統被認定的負面行為或有助健康。平情而論，只要不在公眾場所「un腳」，是無傷大雅的。現代人生活壓力大，偶爾「un腳」有紓緩神經之效。

有些人環境不錯，基本上不用幹活，所以有那個時間去「un un腳」——一個可被視作休閒的行為。廣東人於是會用「un un腳」來比喻那些生活愜意或閒適輕鬆的人。

示例：

今期六合彩成億派彩，你話畀我一票獨中，下半世仲唔「un un腳」！

咪見我而家「un un腳」就好羨慕，你知唔知我開咗十晚通宵搞掂咗下個禮拜要交畀老細個report先得嚟咁㗎咋！

（「un un腳」中的「un un」有時會讀作：an3 an2/ngan3 ngan2）

「un」屬於「有音無字」嗎？大部分粵語專家和語言學者都認為「有音必有字」；於是乎在辭典中翻箱倒籠，找出一些音近、形近或將意義無限延伸而得出的所謂「本字」。這類人便找來「踠」字來作為「un」的「本字」。

「踠」的粵音可從《粵語審音配詞字庫》（俗稱「中大粵音網」）內的「香港字庫」中找到，字義或演化過程則未有展示，而這亦可視作該字庫未來的擴展空間。

查「踠」非「造字」，而是「震」的「異體字」；以「震」作為「un」的「本字」是可以的，那何須要用一個生僻字來做「本字」呢？

透過以下的演化過程，可看到以「踠/震」作為「本字」是理據充分的：

抖→顫動→震顫→震
抖腿→抖腳→震腳
震/zan3；去聲母→「un」/an3
震/zan3；轉聲母→「un」/ngan3

「中大粵音網」最早期只收錄「文讀」和一些在坊間流通的「異讀」，後來納入了一些由「香港語言學學會」提供的讀音——作為「俗讀」或「口語」之用，大大補充了先前之不足。然而，這個「補強」的舉措帶出了以下兩點：

1. 基本上所提供的讀音並沒提供「詞例」。在「有音必有例」的硬道理下，一般查詢者都是「得物無所用」，且還不時抱有懷疑——是否「文讀」可選取這些讀音呢？
2. 雖則所依據的單位「有名有姓」，但畢竟所發布的讀音未經嚴謹驗證，致部分逃不了「個人誤解」，製作單位始料不及罷。

以下是一個可圈可點的示例：

「印」的讀音大部分人只知jan3，但「中大粵音網」補充了讀音ngan3（理論上，也應納入其「又讀」an3）。不瞞大家，筆者十多年前在這裏得知這個讀音而「認定」以下事實：

「un」的本字是「印」(jan3通過音變成ngan3)

直至幾年前，筆者悟出了「踠/震」作為「本字」的演化過程才恍然大悟——「印印腳」絕非「正寫」。其實那個「印」的「異讀」可輕易地被「印」的字義推翻：

「印」指在物體上留下痕跡，如：印上指紋。

問題來了，一個醉心於粵語研究的人如筆者尚可被誤導，其他人都不用說了。究其原因，絕大部分人都會深受一些權威單位或人士所發布的言論所影響。為此，筆者寄語：

有「空間」說話的人實有「慎言」的必要。

來鴻

●張武昌

薄扶林山水秘境

香港島南區，風景向來迷人。假期裏，我選擇行走薄扶林，沿途綠意養眼，待到夕陽西下，整片天地便成了最佳的打卡畫卷。然而南區之美遠不止於此——淺水灣的柔沙、石澳的浪濤、貝沙灣的寧靜，還有瀑布灣的幽深，交織着漁港的風情；而海洋公園的歡騰、赤柱的歷史，又為這片山海注入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底蘊。這裏是旅遊的熱土，亦是居者的桃源。

踏入薄扶林郊野公園，首先遇見的是香港第一座水塘——薄扶林水塘。公園橫跨中西區與南區，環繞着扯旗山，卻被山頂已然城市化的住宅區與旅遊點一分為二，南北兩半各自鋪展着綠意。這裏自1970年代起便持續植林，如今已是林木葱蘢之地，綠樹成蔭，生機盎然。

而水塘之側，藏着一座彷彿遺世獨立的薄扶林村。它早於香港開埠，是罕見的歷史古村，那份清新與活力，恍如世外桃源。村中以磚屋與鐵皮屋為主，與現代都市形成鮮明對比，曾是牛奶公司牧場員工的居所，至今仍可見草廬等舊時遺蹟。遠眺全村，依山傍澗的小屋錯落，一排常綠龍眼樹掩映着綠油油的菜田，蝴蝶翩躚，蒲公英在風中輕搖——這般景致，讓人來過便想重遊。

薄扶林水塘的誕生，源自開埠初期香港的食水之困。那時市民仰賴山澗溪流與地下水井，隨着人口激增，水源不敷應用，井水易受污染，痢疾橫行。1860年，英國皇家工程部文員羅寧建議利用薄扶林谷地勢築壩蓄水，政府旋即通過法例，正式承擔供水之責。第一座水塘於1863年竣工，卻因容量有限，很快進行加高與擴建；至1877年，上游第二座水塘建成，儲水能力方得提升。

水塘與溪流為生靈提供了棲息之所，麻鷹翱翔，白頭鵯與紅耳鵯在林間跳躍，紅嘴藍鵲拖着長尾掠過，野豬與松鼠亦不時出沒，鳥鳴獸影，自成一番熱鬧。

行走之間，不覺已近水塘與大海接壤之處，那裏有迷人的瀑布灣。早在清朝嘉慶年間，《新安縣志》便將「鰲洋甘瀑」列為新安八景之一，那正是瀑布灣的舊時盛名。十九世紀，往來廣州的歐洲商船常在此避風取水，稱之為「香江」。開埠後，政府截其源頭以築薄扶林水塘，昔日壯闊的瀑布遂成絕響，唯在極端暴雨過後，方能短暫重現舊日光景。

瀑布灣亦承載着歷史的餘音——二戰期間，英軍曾在此修築工事，卻未及使用。1970年代華富邨入伙，孩童喜來淺灘嬉水，溺斃意外頻生，當局遂封閉道路，然悲劇仍偶上演，鬧鬼傳聞亦隨之而生。瀑布灣北部曾為高爾夫球場，後因開闢數碼港道而關閉，這片海岸的過往，便在山水與城市之間，沉澱為層疊的記憶。

薄扶林一行，從水塘到村落，從林木到海灣，處處可見自然與歷史的交織。香港島的這一隅，既容得下靜謐的山光水色，也藏得住歲月的幽深。

詩詞偶拾

●青之

蛻變

我張開口，吃下第一口葉子
便愛上脆脆芳香的味道
沒有誰會注意，我偏瘦的身子
正慢慢長胖，嫩綠的肉節
飽滿可愛

幽深夜裏
我不停地顫抖，知道要迎來
最大的生命挑戰
吃力地抖落一層又一層的皮
累得發不出半點聲音

剛長成蝴蝶的我很脆弱
我給自己一點時間調節適應
相信未來可以飛得漂亮

儘管我仍未準備好，但成長已發生
在沉默裏
我害怕無法變好自己
但是改變要來了，我鼓勵自己
勇敢地往前走

我不用變成大家喜歡的樣子
只要變成自己的模樣
我告訴自己不用急、不用比較

望着湖水裏的倒影
是稀有的曲紋紫灰變異蝴蝶
是蛻變後的新我
清風裏
快樂地在丁香花冠上
起舞